

中华野史

南
迁
录

（金）张师颜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南 迁 录

（金）张师颜 著

● 序

大定甲戌冬，六飞南迈，新宅大都于宣武，师颜握笔东观，道间被命，仍兼礼郎，驰驱清蹕间，粗知记注颠末。恭惟太祖皇帝，布昭圣武，兴于龙朔，太宗皇帝应天顺人，灭辽俘宋，定鼎中京，率土宾服。凡王会所图，琛贡相续，象胥效职，离任迭奏。视昔帝王之盛，汉唐之隆，惟金继之。中怀逸豫，衅起近亲，要诱远兵，长蛇封豕，尚忍言哉！创业虽难，守成匪易，以今验昔，顾不信哉。德皇嗣统，逮今皇上，忧勤恭俭，敬听臣邻，思戡多难，而天未悔祸，孰不疚心？燎原滔天，挽莫能止，于是踵太王居岐之仁，嗣成周卜洛之举，肆上帝复我高祖之德，永地于兹新邑，保定大功，厥有望哉！师颜推极患原，始于大定之末，用示厥鉴，尚祈谨斯，敢窃序，以为《南迁录》云。十二月下浣日，通直郎、秘书省著作、骑都尉、赐绯张师颜敬序。

天统四年十一月，诛宣武节度使郑王允蹈及附马都尉唐适蒲刺，同母妹新兴公主、荣安公主赐死，除属籍，同逆者皆夷三族。

初，海陵炀王亮之伐江南，兵民内外怨叛，世宗以贤厚为上国部众推立，长子允升、次子允猷，皆有勋劳。大定三年，立允升为皇太子，诸子皆封王。允升惟嗜酒，喜游猎，胆勇能用兵，每劝世宗南伐，混一天下，世宗不听。允植封秦王，性

宽和，亦嗜酒色，其妃赵氏有殊色，宫禁事秘，外传颇丑。允植日有宠，升、猷渐忌恶之。每入侍，兄弟多竞言兵事，允植独从容劝上，以安民结好为务。世宗喜曰：“尔见正与我合。”由是，诸文士吴与权、张幼酢、张幼诚等多附之，间与帝言，秦王必能安社稷，赵妃复与张昭仪、宋婕妤等论叙姻娅，张、宋皆南官子孙，内外交赞。太子詹事萧与兴、太子右卫率完颜固弼等咸谓允升曰：“上宠待秦王过于殿下，天下皆知有夺嫡之谋，殿下若不早为之计，岂不见唐太宗杀建成之事乎？”允升由是疑惧。与兴谓三卫将及诸统军曰：“秦王以协和南宋，合上意，尔辈不独无富贵之望，且欲尽罢汝辈兵权，尽用南宋遗臣，殿下每与上争，大见疏外。”于是诸将皆泣，各怀怨心。

大定七年四月二日，上与太子、诸王在东苑赏牡丹，秦王赋诗以进，和者十有五人。直学士吴与权读秦王诗，赞美不已，太子不能平，完颜懔深知其意，直前顿首曰：“国家起自漠北，君臣部落，皆以勇力战争为业，故能灭辽逼宋，混一南北，诸蕃畏惧。自近岁多用辽、宋亡国遗臣，多以富贵文字坏我土俗。先臣在顺昌为南宋刘锜所败，便叹用兵不如天会之时，皆是国家上下贪向安恬，为人侮弄。今郎主一向不说著兵，使说文字人朝夕在侧。南宋所传之主，大是有志报复，鞑国而蒙近岁不受役调，夏人屡争麟府。郎主舍积年战斗之臣，独谓其不足与语，臣不知三边有急，把作诗解文字人去当得否？”上默然，左右皆骇目相顾。知内东省事余万福向前扶之曰：“郎主方欢饮，郎君却作苦恼人语耶？”扶起去之。自是，文武分党，相为水火。

十九年六月，秦王与宫僚张克己、李去伪、王延等，宴于南凉观，三鼓方散。秦王就寝，及晨，观门微启，有血衣掷于池侧，卫直余阿都亟往视之，秦王已殒，胸口皆伤，侍女四人

俱死。事闻，收张克己等赴狱，诏大兴府捕贼甚急，逾月皆无影兆。会蓟门县失官钱，有张睹遂宁哥等，在县绕游，捐费金帛殆不可胜计。众疑其盗官钱，擒之，阅其筐，有金五百两，皆太子所赐。鞫问，乃知杀秦王者此辈，实升、猷使之也。县密以闻，大兴尹完颜良密奏，世宗召二府议之，且疑其不然。升王允恭时在蓬莱院，闻之驰骑报东宫，诘晓，升、猷微服，佩三卫符出门，晨夜奔驰，凡三日至和龙。上遣明威将军完颜宇追之，宇年六十余，不能驰逐。升、猷至会同，宣言南官子孙弑逆，我今至此发兵救国，人闻皆信，自会同以北，和龙以西，皆受调发，会宇至，人心始疑。宇至东漠，与太子兵遇，宇遂宣诏，且约日合战。至晡时，太子众散，诘朝，宇进兵，悬榜购募，越七日，射龙渊人以升、猷首至，有司请诛升、猷妻孥八十九人，并废升、猷为庶人，谥允植为元悼太子。时世宗之子，既诛废杀者三人，余子尚九人，郑王允蹈，乃南宋天水哀王之甥也。哀王即宋徽宗，天会年间，薨于五国城，熙宗宁谥为哀王，仍命靖康君以奉祭祀。

允蹈母尤有宠，以元悼妃故，深自退挹，年且高，闻宫人呼为皇后，便涕泣辞让。每入起居，便摇手止之曰：“吾子承顺以报劬劳足矣，汝辈幸勿累我。”兴庆二年七月，上不豫，左仆射知中书省李诘烈、知枢密院耆年、同知中书省王昌禹等拜表，请立太子。翌日有旨，付都堂议，直学士吴与权、典枢密院张克己，首言二庶人以悖逆诛，元悼乃圣意所属，不幸殒命，当立其子。左给事中韩允中、右谏议郑遂良争曰：“克己辈是何言耶？二庶人以逆诛，元悼虽追谥，生前未尝立也，陛下子孙众多，三子既死，不必论，今惟当立现存居长者，始服人心，不然必乱。”克己曰：“昔梁武不立太子统之子警，舍孙而立其弟纲，卒致侯景之乱，警等言皆不服，由此观之，元

悼之子虽幼，当立何疑？”窦耆年曰：“萧统是已立为太子，便当继立其子。元悼不曾立，难用此例，韩给事之言是也。”李诘烈不能决，诘朝，东明殿奏陈请旨，世宗未及有语，赵妃自帘内厉声曰：“这孩儿底父既已被人杀了，郎主不若更杀其子，将来又免被人鱼肉。”世宗起入内。知内省江渊等与赵妃连结，且受其厚赂，渊探知上方有宠于赵妃，必欲立其子，故言于上曰：“秦王之子年幼，郎主万岁，他无所识，立之，他亦不知是何底用。若立允蹈等，彼急于富贵，岂顾于父耶？郎主不见冒顿事乎？”世宗沉吟不应。十一月丁丑，中批立太孙，付外施行。窦耆年固争，不从，乞致仕，韩允中乞罢，皆许之。张克己自翰林都承旨迁参政，赏其建储及草制也。郑王允蹈，性宽厚，又以母远避恩宠，中外无党，世宗每称其局量，诸武将谓其有外家风，不肯甚附之。太孙即立，世宗每见之有愧色。允蹈三子，长大辩年十六，明断果决，二子尚幼。大辩封遂宁郡王，至是迁爱王。大辩居闲尝说其父曰：“太孙既立，大人处疑嫌之地，宜思避祸，不若乞外镇，可以自安。”郑王不能从，东宫僚党以其性宽大，亦不之疑。元悼太妃与允蹈母为姊妹，亦相慈爱。张克己、余大璋、完颜赤等独以大辩为疑。况大辩之初生也，其母萧氏，梦一人乘马持刀自南来，称南绍兴主遣来，觉而与其姑言之，及生，赵氏捧之而泣曰：“汝自南来耶！”尤钟爱，抚育六月，世宗以其母早死，尝俾在赵贵人阁住，年十三始出阁。会蒙人侵边，议亲王总兵权镇抚，大辩请行，世宗以其年弱不许。完颜赤曰：“爱王虽少，然志气明决，度必可任。”遂白遣之，加封两镇节度，都统五国城十五州兵马。大辩至镇，深得诸夷之心。

兴庆四年正月，世宗晏驾，太孙登极，逾年改元天统，尊礼大臣事不自决，亲近儒臣敬事诸父，中外欣然。及山陵后纵

酒听乐，与伶人张喜喜等狎，比张克己等数谏不听，尊元悼太妃为太后，江渊为东内省都知，尤用事，太后及上皆信之。公受赂遗，除拜生杀皆出其口，渊或有故不入，机务填壅，不即报下，克己等朝夕其门。夏人入寇河东、陕西，师屡败，渊皆不即以闻。完颜炜上疏切谏，在都堂慷慨谓郑遂良曰：“太祖、太宗皇帝与忠献王、忠烈王百战辛苦，以有天下。忠烈王临歿，以夏、蒙人为忧，遗奏极切，今内外偷安，恶闻败事，岂不见耶律赵氏将亡之时乎？”渊闻而恶之，讽东台御史范圭奏炜谤讟，且言陛下为世宗所立，中外欣戴，炜怀异谋，尝谓人曰：“‘皇太孙非社稷主。’乞行诛殛炜。”遂除名为民，徙之代州。忠烈王，兀术之次子也，年已六十，性鲠直，习兵事。炜既贬，中外惕息。渊尝及内侍江从一、李连从上宴于太后宫，太后言郑昭仪善舞双勃脱，有国色，世宗晚年甚嬖之。上见而喜，宴罢，令渊等纳之兴庆宫，晨夕往焉。上或酣醉日昃，不果视朝，三省黄案悉令处分。郑妃或坐膝上，批诏内降，慧黠便媚，善为恢谐，渊多献珍宝服玩，表里胶固。郑妃尝得幸于世宗，元悼太后以为言，上令改姓邓，号宸妃。上幸蓬莱院，见所陈玉器及诸珍玩，视其篆识，多用宋朝宣和时物，惻然动色。宸妃曰：“作者未必用，用者不必作，南帝但能作，以为郎主用耳。”宸妃尝与上同辇出猎，过御龙桥，见石白如雪，归而爱之，白上于蓟山辇置，筑岩洞于芳华阁前，凡用工二万人，辇及牛马七百乘，道路相望。会是冬，尝菊于东明园，上登东明阁，见屏障画宣和艮岳，问内侍俞琬曰：“此处是何所？”琬曰：“赵家宣和帝以运东南花石，筑艮岳，致亡国破家，先帝命图之以为戒。”宸妃曰：“妾闻宣和帝之亡，不缘此事，乃是用童贯、梁师成耳。”盖讥琬也。顾见江渊，又好谓曰：“我嫌俞琬来破坏我好事，却又忘了都知，勿怪勿罪。”渊合

手以谢。

时国政多纰，名器混滥，吏部尚书于济明奏言：“旬日之间，斜封补官凡三百人，乞行追汰。”奏入不省。起居郎兼谏院柏良器上疏切谏，贬濮州同知。是岁大旱，山东及泽潞间寇窃屯结，至万余人，枢密奏遣左统军完颜高、副统军完颜志同讨之，凡七万人，给钱七千，军装悉令自制。高见枢密谢世云言：“军怨詈，恐不堪用。”翌日奏事，上曰：“高等欲以此相恐。”二人皆罢，别遣龙虎领军张天翼往。江渊仍奏遣其弟副知东省事江源监其军。秘书监兼权给事中田迈奏：“宦者监军，唐之弊政。赵氏尝用之河东、太原之战，忠献王振鼓大呼，童贯以走。太祖起自龙翔，太宗讨定两河，皆用功臣亲总军令，乃忽变旧制，恐兵心离不听。”诘旦早朝，迈坐待漏院，渊扬马鞭过骂之曰：“痴南虏，敢言我家兄弟耶？”迈遂求出知郑州，渊恐其抵抗，改潞州兼督军粮，欲坐以军兴乏食之罪，渊令其弟害之。迈祈哀告左仆射完颜真、言于渊，遂寝新命。

十一月丙寅，天翼、源辞行，至会同馆前。源闻上国所调人怨语籍籍，惧为己害，归白其兄，乞免行。天翼因其惧，说令奏上，求添衣赐以结军心，有旨从之。然有司视为文具，支給灭裂。至安肃军，天翼惧有变，连奏乞厚加资给，有旨令河东运使支办，各路州连战皆败，天翼死战。贼势逾张，溃兵皆聚于天井关，潞守张宗臣急奏求援，上与宸妃连日饮宴，外间章奏不通，京师谣言“东欲行，西欲飞，中间一道亦垂垂，我醉不醉知不知”。完颜高、完颜志，闻都人心危疑，且闻上尝憾之，密谋立郑王允蹈。王实不知，允蹈妹夫唐适、蒲察、兄蒲察为三卫，令军与志同约三人，会于菩提寺。高泣谓察曰：“国势如此，不若立郑王以安社稷。上立非次，天下至今不服，况淫昏狂惑，岂可语以君道？公可语贤弟，令达意郑王。”察

许之。察即往白，允蹈许之。由是谋议益广，高之从兄为中山守，志同之弟志宁为河南留守，各遣书令举兵，以诛江渊为名，俟京师兵动，然后相应。内侍俞三德素与渊异，常非其所为，密结为内应，俟上动静。

会唐适家二奴以贄易马与张卫，为适所逐，送大兴府鞭之。适婢春英，先与奴张阿多通，适不知也。一日，婢立于窗间，见奴张阿多从外过，呼之与隔窗语，告以驸马与众谋立郑王，张阿多与同逐者，诣大兴府告变。大兴尹萧宗裔，送二奴各囚一所责状，言之相同，遂密奏。上与郑宸妃、张婕妤皆醉卧未兴，申漏下六刻，以水拭上目，徐告其故，上骇然。上遣东队主李日曜、西队主张飞龙、龙虎将军完颜黑铁分兵擒捕，置狱会同馆，命御史大夫张幽鞠之，皆服。允蹈奴樵夫者，知事变，急遣人报爱王，使为之备。越三日，皆服诛。上遣内侍耶律康孙，赍诏及龙茶金合往五国城召大辩，以密诏令五国副统军完颜天应图之。康孙至，爱王不即见，天应得密诏，径入见爱王，垂泪曰：“四大王已死，郎君当如何？”爱王曰：“公欲见杀，我无可奈。”天应曰：“天应受大王父子厚恩，主上所为非人理，今日不可坐受诛戮，合思为救国雪耻计。”爱王拜曰：“惟公命。”翌日，备严，延康孙入，徐谓曰：“有诏，欲见杀耶？”康孙知事泄，哀泣祈生，都典客骨孛兴在侧曰：“无此事，大王劝中大使酒。”康孙垂泪饮之，急上马，至驿而卒。明日，爱王与父发哀，内外诸门悉皆严备，调发上国兵七万，为城守计。

五年正月，爱王据城叛，时诸酋厌苦主上昏虐，闻爱王举事，从之翕然，旬日之间，集兵十万三千。韩路提点万俟元，驰驿奏闻，上遣皇弟东安王瑜将河北兵五万，皇从弟武宪王瑤将燕兵五万，往攻之。至桑干川，遇爱王将骨孛兴，与战，瑜

军大败，仅以身免。三月，大起河东，陕西金兵十五万，上京路金兵五万，命瑜、瑶与完颜进分路进讨，约会五国城。爱王闻大兵至，忧惧不知所出，掌记刘士偕、何大雅说爱王曰：“主上以君讨臣，今此之来，势力甚重，万一战而不捷，后将谁继？不若求援于北国。”爱王然之，遣大雅往聘之，且以其子椎为质，约破国兵之后，军储金宝惟北国所取，北主许之。五月进等军至东堙津，骨孛兴战败，保五楼城，进追至城下，因以围守。爱王遣亲将木宝奴将兵自大泊出北狐口，于两山之间筑城堡，坚守不动，粮车至，辄为所夺杀，进军缺食，时天方暑，卒皆饥困。

二十七日，上遣完颜宗庆、萧三奴、李用虎往攻宝奴垒，以通运路。内枢密王渐固争，谓宗庆轻锐无谋，用之必败事。宗庆亦不欲行，乃遣萧三奴、李用虎往。三奴将至北狐口，天将明，大雾四塞，遣上国兵三千人潜伏北山下，以粮车由东而上，鸣鼓张旗，运夫大呼宝奴，宝奴出兵袭之，战于狐原，胜负未决，而伏兵起，夺其城，植旗于上，宝奴兵顾见之，皆惊溃，宝奴自杀，运路遂通。爱王知势急，留其妻兄突律卿与子雄守城，爱王自往北国求援，行至半大漠，而大雅将兵至，爱王喜，以手指天，下马与北国大臣骨娄通稽首相见。爱王奉献金宝十车，骨娄喜曰：“大王无虑，待俺与破。”兵至五楼，进等与战，北军奋大楸以入，皆一当百，国兵大败，乘胜袭逐至和龙东津。上闻败，颇为忧，太后亦劝上勤国事。江渊等曰：国兵虽败，死亡无多。”宸妃执酒劝上歌解愁曲，且曰：“用兵小败，亦是常事，外间人喜祸，欲郎主成疾。”上喜，复纵饮，自是凡军事奏报，悉令宸妃裁决。宸妃见急切，多屏不奏，若有小捷，即便奏闻，以媚上意，及会宁陷没，平滦破坏，上皆不知。一日，谢世云、完颜世卿奏之，上始骇，顾问

内侍直秘文殿李汝回曰：“汝辈更不说。”汝回曰：“章疏在宸妃处，臣等何由得见？”上起入内，世卿叹曰：“太宗向日携赵氏三千口来，今日乱国，皆是其女孽，此天也！”世云曰：“乱匪降自天，生自妇人，诚然。”

九月，赵太后寝疾，上入阁起居，宸妃亦至。后曰：“我有一心愿未遂，宸妃能成我意乎？我家三四百口，为炀王所杀，丛冢在和龙，我欲创一寺在彼，以追冥福，岁时祭享，不敢费官钱，我殿中有钱七万可办，汝但时时说与郎主，要记着，省得我死不瞑目也。”后薨，宸妃以其遗留钱分与中外亲及诸赵女之在京者，远近皆悦。以手诏下和龙府起大明寺，造九级浮屠，遣太后殿内臣侯衍监造，务极壮丽，且度僧三万人，施与祠牒。时民苦调发，闻有度僧之命，远近奔就及五万人，于寺中分为八寺以处之。右谏议大夫刘苍璧，疏谏不省。时边兵屡败，爱王据和龙以北，凡国家始兴之地，皆失之，上见兵革未息，亦忧之。宸妃及诸御女，多劝酒。常乘小马，命宫人携酒淆鼓乐，遍游池馆，意之所悦，辄留饮至夜。复信江渊等言，拘收诸父及昆弟有若仇讎。尝一日与鲁王琚曰：“蹈叔父子如此，效者必众，人多劝我莫与汝等说话。”琚泣曰：“太祖起自龙翔有天下，忠献王、忠烈王及二太子皆兄弟也，兄弟不信，尚谁信哉？周公诛管蔡，封康叔，岂可以一概疑之？”由是，允明以下皆佯为痴风人。

泰和十二年四月，汴京留守完颜童，奏南宋兵陷泗州，诸路皆进兵。上曰：“南方亦尔，可谓我国无人。”枢密余崇义曰：“陛下有天下之全，岂偏方可比？但近年不务勤俭，天灾流行，国穷民困，南兵亦且乘间来此，不足虑，但恐秋冬间北兵复动，西夏窥陕，四国皆惊，此可忧耳。”上曰：“卿勿言，使我闷闷，然南方事，卿等急谋之。”十一月，金河南兵一十

七万，内十万入荆、襄，七万入淮。金河北民兵十万，戍居庸关及寒水、大鸡川，以防北边。内外骚动，民聚为寇。是岁，南宋请和，北国兵扬言复动。余崇义、聂希古曰：“爱王事北国过厚，故北兵为之尽力，今若不爱金帛子女，彼亦易动，得南宋物以为此用，此计之上者。”上曰：“卿自图之。”

十三年正月，遣秘书少监虞世奕、鸿胪司宾事李固善使北国，北人受其金帛，独不肯背爱王，其大臣骨娄斯点摇首曰：“我北天帝既与爱王有深约，不可负之，我不作三二说。”世奕竟不得要约以归。九月，北国兵大举深入，十月至斯波川，驻十日以俟河冰合，和龙帅臣完颜太康亟集兵御之于东津，北兵长驰，爱王之兵在后。太康令人椎冰，多伐薪柴烧火以燎于岸，剡木为舟，中积炽炭，冰不能合，爱王兵及北兵，乃分自君子津以济。十二月丁酉，陷天都城，围和龙，太康兵溃，其子耜在城中与同知章去疾极力守城。十七日，遂陷大城，去疾退守子城。北兵拆城中居民屋，缚为层楼，用牛车挽桥梁石装炮，当之者，皆糜碎。二十九日，和龙陷，遂取东滦平三州。余崇义建言，遣枢密官属阎邱好古载金帛美女，自山后出石磴岭，逾大漠，涉东韩白龙城使蒙国。蒙人闻使至喜甚，好古因说以出兵袭北国，可以大获，蒙人从之。

十四年三月，蒙人攻北国北部，败其众于骨邱，追袭余兵，径至扬割城。北国惧，遣使报令回师。四月七日，北兵自平川回去，义崇驿报完颜章，令出师袭逐，至大容城为北兵所败。大兴以北，千里萧条，民不聊生。五月五日，上大宴西凉观，鄂王濱曰：“日已晡，恐劳圣躬，请驾兴。”上曰：“方与诸王乐饮，何劳耶？”濱泣曰：“天时人事不顺，如北国兵屡败，两河盗起，北兵虽退，差凉复来，岂乐饮时？”上怒曰：“我畏与公等相见，偏说恼人心怀事。”濱遂请退，不许，且曰：

“王欲饮酖耶？”侍郎李西华前曰：“濱是忧国，然言之非时，不足加罪。”上曰：“卿辈自为一党，止非我耶？”自是多以暑不视朝，与宸妃与诸内侍昼夜燕饮。诏大兴府、河南府、择民间女年十一以上，有姿色慧黠者，各三百人进入，教酒令及效市肆歌。大兴尹完颜天穆奏称：“天旱，正属祈祷，索女恐招怨詈，非敬天修德之事。”翌日，罢知耀州。时内外嗷嗷，机政俱废，上间出视朝，不过时许便还，内与宸妃、李才人、穆昭仪并马游后苑留宴，俟月上，奏鼓吹以归。会内侍张天贵与牛刀儿争居地，谋广居第，强市刀儿所居，不可，擅毁其墙。刀儿讼之大兴尹，不能决。诉之御史台，御史大夫何贵穆袖状白上，上以问江渊，渊遂与天贵谋。俟上与宸妃欢饮，直前伏地言曰：“刀儿欺臣为中官，多侵臣地，告郎主为臣决之。”宸妃曰：“此易耳。”中批令大兴府，别踏他边地与牛刀儿，所争地尽赐天贵。刀儿怒憾，与三卫诸将谋有异图。七夕，上御清华楼饮酒，侍卫皆赐酒炙，刀儿与穆三奴、费貂、周侑、萧兴贵等结裤执戈，直前弑上，杀宫人二十余辈，宸妃以疾不侍宴得免。左内侍江日曜急报，江源、张天贵等率三百余人战于楼下，久之侍卫兵至，刀儿知力不能脱，遂自刎，卫兵因在内掠夺，嫔妃以下皆不免被侵扰。宸妃闻变，急报宰相大臣，夜三鼓，百官排闥入宫，完颜章等环尸大恸，密谋所立。左仆射兀映、太尉张克己遣入密迎磁王允明以入，翌早颁遗诏，立为皇太叔，谥上为章宗，七月八日，磁王即皇帝位。

王素有令誉，中外相贺，余崇义独有忧色，谓聂希古曰：“上立又是越次，诸王宁肯帖然？”召完颜天穆于耀州，有司奏牛刀儿之逆，宸妃实知谋，所以临宴称疾。赐宸妃死，江渊、张天贵皆伏诛。宸妃时年三十六，专政近二十年，内侍多受其恩，皆为养子。及诛，其党怨恨，十五日，直芳华阁赵云德尤

痛之，携金帛往天兴宫祈醮，以荐冥福。翌日，集诸党于宫内设斋，元德曰：“我辈旦夕死，不知谁为我作斋醮。”小黄门邓世卿曰：“直阁莫如此说。”元德叱曰：“你晓甚事？”密言于李知宏、裴渊等曰：“先帝以诗酒之故，废坏国政，外庭大臣归咎我辈，主上亦甚切齿，不死何待？”密谋弑逆。是夜，上方在斋宫，内侍邓宝孙奏外有文字，启门，烛忽灭，赵元德等直前弑上，欲召夔王立之。诘朝，百官立班，而阁门不启，中使传旨曰：“上以食素久伤脾，内医方师愈疹视无状，遂至甚，且放班。”兀映怅然，克己、希古等诣东省，请入问疾，不许，闻诛医者，兀映等欲突身入，中人拦遏不听其入，崇义蹶其足密曰：“事已变，此辈必有备，轻身入何益？”兀映遂召龙虎将军完颜章等同入门，疾至东承天门，见一辇车，问是谁，押车中人曰：“宫人也。”牵车者笑之，使人尾去，乃夔王也。兀映等大恟曰：“大王不可入，必有不测之变。”赵元德知事不济，遂赴芳华池而死，兀映等穷治逆党，凡诛宦者五十余人。晚于都堂议所立，张克己、李西华曰：“立子以长，长均以嫡，嫡无则以次。潍王允文，世宗第六子也，明练沉静，宜立。”众从之，兀映遣侍中萧能、聂希古往迎，夔王亦往。潍王见官僚至，泣曰：“诸公欲祸我乎？”希古曰：“社稷无主，大王次当立。”十八日，潍王即皇帝位于天兴殿，谥磁王为昭宗而葬之。命翰林吴宗稷草诏，具述国难及哀痛之语，其略曰：“飭身以检，则民自康。御下以诚，则人自感。声色蛊惑自昔所戒，宴安酖毒何今亦然。朕痛誓于深衷，祈哀于天下。”并遣手诏谕爱王云：“泰和猜忌，兄弟失欢，骨肉至亲化为仇隙，诱引外兵，倾危本国，计王之心亦复何忍？往事已矣。今宜改图，朕遭家难，靖晦以处，忽诸父、诸臣横见推逼，义不容辞，王是朕之侄，朕是王之叔，叔侄天性，宁不坦然？今

自和龙东北，永为王国，保有北翔，子孙嗣守，勿信闲言，冯陵以逞。叔侄二人同形共气，设或交兵，行兼务并，太祖太宗在天之灵，亦不锡祐。昔梁警与湘东为叔侄之仇讎，诱周兵以陷江陵，随亦失国而为人虏，此事宜鉴，三复余言。”爱王得诏亦泣，然为北国所制，不能自由，每岁入侵，玉帛子女悉归于北国，耗挠国计，伤残民物，于爱王元无益也。八月，爱王遂于其国即皇帝位，立宗庙，追谥其父郑王为明宗。十一月，爱王薨，北国主立其子雄，号三大王，遣国娄斯颉戍其国，且约以进兵，雄以持父丧为辞，北国主怒，遣掌文字官颜飞来让，削其帝号，必令出兵，雄惧而从。十二月，葬其父于冷山，谥曰桓王，遂入侵。

天定元年庚午正月乙巳，完颜天穆将金兵五万，上国兵五万，战于北狭口，自辰至申，国兵已废，北国益生兵，国兵不敌，天穆率麾下在前殊死，战及暮，胜负不决，收退时。天寒甚，北兵举兵弥漫山泽，诘朝，众压吾境，人如垒山，矢石如雨，天穆命以刀车冲之，随开复合，日昃皆饥渴，兵遂溃。天穆伤重，左右欲载以马舆先奔，天穆不可，曰：“吾曾大父为开国功臣，吾为子孙而不能救国之败，何面目见宗庙乎？”奋剑大呼，创裂而卒。天穆，乃忠献王粘罕之子也。三大王收其尸，葬之而哭。北兵至桑干川，完颜天宇闻其兄死，怒甚，将兵御之于旧坪，望见北国大将，以虎皮蒙马，居中直前，以槊刺之，北兵四合，遂死于阵。蒲伏虎、鸟伦大漠收众，保天都山，兵不甚败，是以北兵虽杀二将，然不甚得利。二月乙丑，北兵既退，出境之三日，忽平川报蒲伏虎引兵至。而北兵既去，三月丙辰，又陷辽西未波城，败六统军，杀二戍将。四月己巳，自飞狐道回河东，岚、代等州皆震。五月，秘书监起居舍人韩伯宪上言：“北人以能生啖人畜之肉为粮，饮生血以止渴，战

阵之间不患饥渴，则战有余力。我兵与争，饥渴交逼，易至疲惫，以此较之，野战非我长，乞于幽燕以北及北兵经由之地，凡控扼险要，悉筑城垒，务令坚壮，一处被攻，且合坚守，诸处之兵更迭邀遮，不必与战，则北兵之势沮。兼牛、马、羊、骡、骆驼并置城内，彼无所掠，则将乏食，绝其所有，必致狼狈。”遂遣天使督令兵筑城。时连岁饥歉，耕猎皆废，寇盗蜂起，辽西上国为北兵残灭攻陷，老弱妇女素不习劳。大兴府及上京路帅守，皆榜谕，虏兵入境，民皆不保，与其死于刀戈之惨，宁劳苦于筑城。民始结为队伍以往，至八月末，才筑古北口、东陉二城，楼橹未备而北兵游骑骎骎然来矣。十一月，北兵分二道入，一自白檀，一自靡陂。奏至，集群臣议之，皆请迁都以避寇锋，聂希古正色言曰：“此策之下者，未可议。”徐王律明、兗王天骥曰：“北兵远来，而此闲徒聚头坐议何益？诸君不见南宋宣和、靖康事乎？”请自往御之。翌日，以律明为东道统军监军，天骥为西道。天骥至军，率众凿沟，引白沟及白檀河以自固。北兵至水旁睥睨二日，风动雪飞，冰厚五尺，北兵悉渡，国兵力拒不能遏，北国将骨赞俟兵尽渡，乃以炬火熔冰，撤垒屋竹木茅苇，尽焚于坚冰之上，众共腾跃，在岸国兵大败，天骥仅以身免。夜入长泰城，会朝廷遣窦永固来援，天骥遣报，令依山入城，且报庆州令坚守。北兵野无所掠，三大王竭国牛羊不能继，且闻朝廷遣使，说西夏以挠其国，欲进则天骥永固兵，坚守长泰以截其后，其庆州兵以当其前，乃回师缚筏以济。

二年辛未正月，以北兵退，肆赦，其略曰：“朕以菲德获继丕基，岂期骨肉之亲，遽构萧墙之祸，毒流庶类，罪在眇躬。兹蒙上帝之垂仁，遂使外夷之弭化。兵革休息，幸宽将帅之劳；国祚底宁，将见室家之庆云云。”上自北兵深入，蔬食徒跣，

焚香告天。至是百僚入贺，请复膳，凡十二表，始从之。天驥见上，请贬爵，不许，且曰：“不如是，无以谢三军死亡之众。”遣中使至战所，收敛尸骸，仍设冥祭寒食。遣中使六人，于北兵所经残掠地，分设鱼肉酒炙，招魂奠酹。内出祭文，其略曰：“禁烟祭先，土俗所宜，凡尔子孙，以此为恭，乃令乏祀，鬼哭阴风，惟予一人，致汝若此，痛恨填臆，其颙有泚。”摹印颁行，读者涕下。丙申诏求言，略曰：“朕以菲质偶被推崇，思欲革前朝之废政，祈万国以乐生，而乐难滋张，天灾未已，今兹远退，尚虑包藏。凡保民固国之方、攘敌裕财之策、与朕躬之阙失、吏治之乖违，可悉究言，无有隐避。”右正言单立敬上疏云：“先朝致乱之由，在今已影响不留，但方今天时人事之不顺皆遗殃余烈之所貽，陛下惟当正心修德，以祈上天之悔祸而已。”时言者甚众，皆不出此。四月，策进士，圣问略曰：“泰和荒怠，群才不收，兵革纷攘，文字亦息，遂使四方之士，怀才抱艺而不获申，或陆沈于草野，或奔仕于外境，挺身寇盗甘与为谋，凡尔子大夫之至于庭，皆忠义之良也。”是时，进士凡一百单三人，皆升擢补官，有甘于沿边临汉大定府会宁路就差使者，皆优与职秩，并从右仆射聂希古建请也。是岁不稔，自四月至六月不雨，内出宝器图画文籍付杂卖，务及广谕富民纳粟补官，时富室迄无应命，惟陕西差稔，河南高田种不入土，独齐鲁下田有收，其西下北国麦稻皆熟。九月，北兵声言入侵，上忧之，枢密完颜忠言：“北兵骤至，亦由朝廷不小顺其意，遂致怙忿逞凶不已，昨自先朝遣虞世奕、李固善一行，续后不复修好，今合遣使以往，彼不从，然后与角，天下皆知陛下非喜兵，此一策也。”聂希古、高耆年曰：“如此，可保北人必从否？”忠曰：“臣亦安能保之？但今国力不支，天灾流行，财力俱乏，行此，下策耳。”十月乙亥，遣兵部尚

书完颜大声使于北国，见北国将于阴山北，大声曰：“三大王父子是国叛臣逆子，北国何意与之为援？今以北国有恩于其父子，自当让其立国，愿不必更与举兵。”北将地永斯坚曰：“我受北天帝命，以宗锦、海阳、安昌之北见归我王，顺州以南立三大王，汝国保山东、河南与南宋为邻，我便不争。”大声无以对。越日，拘大声于其军，遂入侵。十一月，陷利州、泰州，败三韩，完颜天骥将兵七万御之于三韩，闻利州陷，退保宋州，急遣报朝廷为备。二十二日，攻宋州，天骥上城望，黑旗满野，前后不见其际，举军大嘶，地为之震。二十五日，用田单策，以火系骆驼尾奔其军，北兵殊不畏之，俟其到，取以食焉。用三韩材木立冲车云梯攻城，拆民屋堆叠于城下，引水沃之，天大雪，水之所沃，冰亦随结，城中击以矢石不能止。三鼓，北兵立于冰水之上，城陷。天骥奔海阳，收拾溃散二千余人，夜行面皆裂，至昌平，遇神曜将援兵而来，天骥曰：“汝辈虽来何益？当归卫京阙，我非不能死，但欲归死于阙前阙后，以谢宗庙。”是日，律明亦自神水遁归，凡三万士卒溃散垂尽。十二月二日，北兵至昌平。时南宋遣使臣余嵘来聘贺，正聂、希古请遣谕使回程。大兴尹乌陵用章榜谕居民，使自为计，内外大乱，老弱奔号。少尹张天和奏请京城一十八门，仰随方隅，因其便道自门以出，凡永顺、东义、宁化、新兴等县，皆有城郡许其容受，士民饥冻死者相望。三日，左谏议大夫俞昌世请上避兵，高耆年曰：“事已至此，惟有死守，一离京城，则北兵随后，岂容我有驻足之所？”

初，忠献王有志于都燕，因辽入宫阙，于内城外筑四城，每城各三里，前后各一门，楼橹池堑如边城，每城之内立仓廩甲仗库，各穿复道与内城通。时陈王悟室、将军韩常娄宿皆笑其过计，忠献曰：“百年间当以吾言为信。”及海陵炆王定都，

既营宫室，欲毁撤其城，翟王祺曰：“忠献王是开国社稷元勋，措置必有说。”乃止。至是，命京城富室迁入于东子城，百官家属入南子城，宗室保西城，戚里保北城，各分守兵四千人，内城二万人，凡市廛小民听其奔走。七日，北兵将骑至大城下，完颜天骥遣小将金突通出战，凡杀三十余人，去大兴门三里，见烟尘涨天，金鼓动地，急奔回。是晚，北兵营于城下，大兴尹乌陵用章分命京畿诸将，毁在城桥梁瓦石，悉运入四城，往来以船渡，运不及，沉之于水，拆近四城民屋为薪，纳之城中，凡有储蓄，容其搬运入子城，门不许闭。八日，大雨，已而积雪，城皆冰沍，北兵乏食，一犬凡百余人分食。天骥欲以兵劫其寨，律明不可，二人与聂希古建巷战之计。十一日，北兵攻南顺门，破之，天骥设拒马于南柳街，纵其入已半里，以槊御之于拒马内，且纵火烧两傍民屋，街狭屋崩倒，北兵死伤甚众。屯于南顺门不退，俟火息乃进，天骥战死，律明入守内城，驾自巡城劳军。十四日，北兵攻内东城，拆民屋为楼，与城上相敌，东城使奎徽、李思安等以长枪束藁于火上焚之，随毁随立，城中发中炮击之，北兵视炮所坠，随散随合。十七日，攻内南城，角道上国兵击之，金吾卫将军邵邕战死，北兵亦失一将及三百余人。二十三日，率众攻内城，四城兵皆迭自城上击之，北兵失势。

时大城中遗民不能去者，为其啖食无余，见妇人肥美者，必以献之上将充食焉。上寅夕跣足告天，永兴王至焚香于顶。北兵以太庙为马厩，上望之恸哭。二十八日，遣东安王出使请和，且以公主为婚，北国将地永斯坚许之，且曰：“婚待俺白北天帝，只是国兵至此，岂可无犒劳？欲得骆驼三万匹、羊五万头、马三万匹、牛三万头。”东安王曰：“此非祐所专，当奏皇上。”及晚入禁城，以木舁悬而入，北兵欲射之，有止之

者。既入，议于明阳殿，翰林直学士张庆之曰：“不可，彼方乏食，因我请和，复得六畜以为食，后留攻不去，独不见侯景之攻梁武帝石头城之事乎？”因命人于翰林院取《通鉴》以进，聂希古曰：“不可无以塞其意。”上曰：“惟有金缯耳。”翌日，悬三百囊及东安王复往，北将大怒，举缯帛悉焚之，欲烹东安王。已而，有骨娄黠斯者劝之，至午攻内城转急，发大炮击碎西承天门楼屋，又叠木于下，复欲沃水为冰，完颜律明命城上缚大火炬数百，薰炙于上，且发擗木击之，北兵少却，营屯于城外，毡帐连绵，密如星布，望之无有边际，人心大惧。

三年壬申正月三日，河东总管统军完颜及、高阳帅臣陶木、成德帅臣茹贲兴各将兵入援，至易州，及又遣人使蒙国，使袭其国，北兵攻城不得志，亦欲和，乃许和，以羊一万遗之。北兵又请止援兵，高耆年曰：“不可，此忠献王、韩离不二太子尝以此术误南宋矣，国家自当监之，岂可复坠其计？”乃报以援兵之来，此不及知，径路不通，何由可止。会北兵所虏将军穆思顺乘间走脱，至贲兴军，言北兵疲阻之状。贲兴与及木皆请速进兵，阻易水之上。十一日，北兵退，取坤山兴中路以归，贲兴等败其后军。十五日，内城及四子城门开，完颜及等见上大哭。上亦泣曰：“燕京自天会初，不罹兵革殆将百年，僧寺、道观、内外园苑、百司庶府宇室华盛，至是焚毁无遗，向非忠献王有先见成规，国不立矣。”北兵归至临潢，复留别将攻兴化和建永霸州，皆陷之，赤地千里，闻燕京众回，亦还。二月，北国遣其臣骨娄斯大鲁来请婚，且欲割宗锦以北之地，聂希古请允婚，欲以章宗第三女顺国公主嫁之，割地之请不从，且许岁赂金帛三十万，遣王良嗣报聘至阴山见其主，良嗣致命。其国大臣地永斯坚闻之，大怒曰：“我今秋引兵，地与公主皆可。”良嗣回，已四月未矣。五月，天时大暑，复少雨，礼部

侍郎太常卿杜昌世请奏，上郊天地，用《周礼》《春秋》祈祷之制，张庆之以为不可，昌世曰：“国家闵雨，遍从民望，今种多不入土，国家非兵弱将庸，但乏粮储，为北兵所困，若得一岁稔，便可少安，不告之天，将安祷也？”众以为然，且用季秋龙见而雩之说，上亲祀南郊与地祇合祭。先一日，祭太庙，于大兴殿列祀开国勋臣，惟忠献王用太庙乐，完颜天穆、天驥皆预祭祀，命有司定谥。十七日，连雨二十余日，京师市巷萧条，草莽翳然，大兴尹乌陵用章亲课大兴县宰及千户等耕城外废田。山东都转运俞良裔、河北转运廖鼎各运米五万石至京，兵民皆呼万岁。吏部郎中兼秘书少监邵文虎，奏乞州县立力田科，秋初遣使行诸路，观田之开垦，以为守令殿最。参政王昌禹曰：“此诚是也，但朝廷征行调发使不苦于发兵方可耳。”是岁小稔，然田之荒者动至百余里，草莽迷望，狐兔出没，盗贼伏藏。时莒、潍、淄之寇则有杨安儿，割据同华，河中府则有刘伯太、林行山贼，凡数百众，多者聚数万人，陕西耀州、鄜州、黑燕飞虎，所在屯结。朝廷谋讨之，张庆之以为民未安业，若用上国以平诸寇，恐北兵来不堪用敌，若欲僉兵，止为盗饵，无益也。

九月，上不豫，上自即位，无一日欢，以外敌为忧，寝食俱废，眉须苍然，渐成脾疾，至是寝剧，永兴王自祈祷于恒山，十月初，稍瘳。时北兵已动，十月五日自蒲兴路取三韩，骑兵二日已到顺州，朝臣相顾不知为计，乌陵用章、枢密完颜律明曰：“复用往时规模。”张庆之问侍御史萧立义，力争当以为避寇，主不能决。聂希古、余崇义、高耆年曰：“避寇当素为行计，今强敌已逼顺州，旦夕且至，一动足则内外纷溃，若底收拾，非万全策，当如去年，一力捍御，俟敌退，然后定迁都之议。今中京形势为壮，犹可保守，自燕以南，皆是小垒，到

大同府及中山府方可以守，亦不如此见成规模。”用章曰：“臣知北兵复来，所以不令居民携妻挈子，且令附在诸县，多募强勇，复兹城守备，百方皆令构思，但北兵至国大举，志在必克，守城尤须尽力，兼自七月，遣张汝弼谕西夏，完颜叔良谕蒙，皆厚赉金帛。昨，叔良信报，蒙极善，但叔良痛未回。今当命大同府帅臣遣一官属，优与借官告急蒙国，命永兴节度师臣，告急西夏。事济，许其厚报，北国必被其挠。”聂希古曰：“用章言是也。”

八月，以用章为枢密使，用章兼府尹事，许之。右卫大将军、知枢密院完颜律明请且守大城，不可遽弃，令敌往入，守之不得，然后守子城内城。用章与聂希古、少尹张大和曰：“不可。大兴都城汗漫九十余里，楼橹棚架事件皆无，如何去守？设或不利，必当走入子城，仓皇急遽如何得入？纪律必乱，敌若踵至，此危道也。不若从容养力，以坐俟其至，且坚闭大城，俾之不可径入，使之劳苦，我乃以逸待劳，凭高困之，斯乃上策。”众以为然。

十月二十八日，北兵至城下，地永斯坚屯仁王寺，骨娄结赞屯太安山，山乃刘仁恭所筑，不甚高。十一月一日，攻顺阳门、南顺门、四会门，门楼上以沸汤热粪沃之，北兵乍退乍进，结赞遣人自西门之北，拔木扳城以上，一呼而前，黑旗驰走，诸门守兵皆溃，用章令开苑城洞门纳之。二日午后，攻内城南角道，左卫统军李思安，发擂木牛鼻炮击之，敌死甚众。六日，北兵发民间所叠木植竹芦等，皆叠于角道城下，务与城平，欲前搏战，思安等募人，自龙游池凿地道，以干姊涂硫黄，破絮蘸油，间塞于所叠竹木之下。八日午，北兵登木堆，用冲车大铁锥打城，火自下发，众皆惊走，斯坚遣将于夹城口用大刀砍其众，不许退，焚死者甚众，臭不可闻。聂希古请夜劫其寨，

用章曰：“不可。劫寨须是有可据，今敌据前南顺门，去子城九里，万一失利，为敌所觉，群起追逐，开门纳众，则敌亦乘间而入；不纳则是无故遣三四千人纳之死地，不惟无益，且损吾气。”希古喜曰：“枢密所说皆是，此社稷之福也，宜白上，当以厚报。”用章曰：“人臣尽忠，何报之有？但强敌攻击至于阙下，此为我辈愧耳。”张思颜谓聂相曰：“万一敌退，宜思大计，此不可频频侥幸。”是晓，大雪，国兵皆安，北兵驰跃雪中。十四日，雪霁，三大王自沈州运干蒸饼、牛马肉凡五十挽车，北兵喜甚。十七日己巳，攻内城，张琼、范泰自子城上用强弩射之，用热沸油泼其体，死者虽众，攻者不辍，用大铁钁，钁阔尺余，尾作长尖柄，以大锥锥砖上蹈之以上，有登至半者，李思安命兵士执大刀、大斧，待其上将到者，斫碎飞尸以下。北兵以府第、寺观漆板壁门扇及窗榻叠为高木，与城同高，旁搭飞梯以升。用章造六轮车，上立两柱，横贯巨木五丈余，横亘木城，兵多坠死，车行既骤，北兵扼不能遂，皆俯伏以俟木过而起。用章令夜造搭桥，次日，用章以亘之木搭桥随后，北兵才伏，勇士执大斧跨搭桥至其上，斫其背，北兵大败，因夺木城，拆板壁以坠，北兵百计攻城不克。用章令随方隅置厕，兵人不得野溷，厕溢煮之使沸，以沃北兵，凡所沾秽，体皆生疮。不野溷则无臭秽，疾病不生，独柴薪渐乏，至拆绛霄殿、翠霄殿、琼华阁分给四城为薪。二十五日，北兵渐退。二十六日，无一骑在城下。范泰欲出兵追袭，永兴王使白用章，用章曰：“不可。北兵知我守此五城，共有十万兵，若设伏于平地，猝起与战，我兵必败。多遣，则守城之兵不足；少遣，适为敌擒。彼无故弃去，必是有巧，第少忍之。”次日早，忽金鼓震响，驰马探之，乃前队引去，以精兵伏于仁王寺、太安山东翠园，星兴观，俟我追兵出城，夹击之，因复攻城，众乃

服用章之言。十二月二日，北兵屯顺州，顺守出奔，一城老幼尽杀之，凡半月余，始自古松越龙汉以北而归国。

四年癸酉八月，北兵至紫金关，距燕京二百里。十月辛亥，北兵复围燕京，分兵徇河北、河东、山东诸郡，回薄燕京，环城下寨。是时，北兵势盛，所将降人杨伯遇、刘伯林同汉军四十六都统，及大项军马分三路攻取河北、河东、山东诸郡。其时，中原诸路之兵，皆往山后一带防遏，城中无兵可守。悉金乡民为兵，上城守御，北兵尽驱其家属来攻，父子兄弟遥相呼认，由是人无固志，所至郡邑皆下，惟真定、大名、青、郛、邳、海、沃、顺、通州有兵坚守，北兵不能破。北兵又约南宋交攻。十一月，燕京乏粮，上复遣使请和，北兵索犒军金、帛、牛、羊、驼、马等物，上皆从之，北兵归居庸关，尽驱两河少壮十余万而去。北兵既退，上喜甚，以手叩天对群臣曰：“不图今日再得相见。”未几，旧疾复作。十二月四日，淄王允德自磁隰引勤王之兵三万至城下，入见而泣，上已不能言，至晚始苏，会大同帅臣解土政奏言，奉诏之次日，即遣同知全伯野，借郎中使蒙国，且许犒以金帛二十万，元兴言北兵虽退，秋必复来，四民俱废，国何以立？宜少顺其意，或许以婚，或赂以财，且大臣欲以金帛与蒙，未见其益，不与北国，立见其害。付都堂议其可否。左谏议大夫兼御史上大夫穆次仁言曰：“御敌必原其意，然后始有屈伸。今北国树立大辩之余孽，欲有我河北、河东、幽、燕之地，自欲得我辽阳、上京、会同、临潢等路，北国之所欲者吾土地也。事以珠玉金帛，事以子女，皆不得免，将见使者日至其国，而彼不得其欲，此志不厌，以此计较，徒废玉帛子女，而彼惟欲灭吾国，我虽赂之无益。蒙国隔在北国、西夏之傍，彼欲吾地，则有北国以为之隔，惟使金帛悦之，可以结其心，彼既乐从，便当为我以扰北国，少舒国

患。”众以为然，续闻北兵之退归，蒙人攻其西部。是春，完颜叔良归，所言之事皆如其所陈。

五年甲戌正月八日，诸大臣入问疾，上曰：“惟愿作病里去，荷公等不死于兵，知荷知荷。”是夕晏驾，翌早，枢密完颜宇、乌陵用章宣遗诏，且令速葬，仍以国家多难，山陵痛加节约。上在位五年，宽仁恭俭，力矫前弊，虽曰善政未及修立，天下无不怜之。是日，百官议所立，用章曰：“淄王乃世宗第八子，功勋夙立，容止可观，请众立之。”于是，奉迎以入，王辞让久之，乃从，立为皇太弟。十日昧爽，淄王允德即皇帝位。二十八日，知大名府俞崇义奏曰：“生民薄祐，大行遗弃万国，遗诏所逮，民皆感哭。伏思太宗及忠献王定鼎中京，已及百年，变通之理不可蹈常，自大兴以来灾变荐臻，七年之间三有大变，北兵猖炽，三次围城，虽人事之未修，亦天数之否运。盘庚以河患犹且迁亳，况今外敌如此，若燕中王公士民恋本重迁，畏闻移徙，臣恐为社稷之忧非细故也。一二年来侥幸，以今思之，迹已尽危，岂可为常？大福不再，如臣言可行，乞行下大名，容臣治办，俟山陵后，即乞大驾光临。”有旨集议于明阳殿，嗣庆王琮、嗣安王伸，谓燕京规模壮大，不可轻迁。完颜宇、乌陵用章、张庆之、葛安民皆曰：“昔忠献王佐辅太宗，既灭辽平宋，欲逮上京，以龙朔上国为根本，以辽阳、长春、会宁等路为北畿，以河北为东畿，故于大兴称中京，以会同为北京，以黄龙为上京，以中山府为南路，接引根本，东西南北道里适均。虑南宋有取河南、山东之心，每视为之度外去来之物，凡河南财物贡赋悉储于大名，山东之贡赋悉运之于镇州。临终付属于忠烈王及诸大臣，盖以南宋为虑。及废刘豫，又以其地归之于宋，此忠烈王欲诱以歼宋兵，为取江南计也。谋计不齐，乃复取之，故当时控压中外，莫过于中京，今上国

及古长城外之地已皆陷失，巍巍帝都，邻为敌境，兵戈朝起，夕已到都。彼乃众大之势，尚复泥古而不知变通，余崇义之奏迁都是也。但大名不知如何？更议定之。”嗣安王伸曰：“昔太祖与宋夹攻耶律，约事定之后，以燕京归宋，耶律既灭，太祖便令如约。忠献王爱其山川广表，风俗强悍、力劝自取。太祖微服以往，归谓忠献王，燕真好真好，但我不欲失言，我死后，汝辈自取之。今舍之而去，是失燕京也。”张庆之曰：“与其失社稷，孰若失燕京？”伸无以应。完颜律明曰：“他处不知何如，中京断不可留。”聂希古曰：“今河东有太原，河北有成德，中山府有大名，山东有东平，河南有汴京、有洛阳，陕西有永兴，惟此八处，皆古帝都。太原地瘠民贫，迫近西夏，成德、中山亦非久计，永兴西迫夏，南迫蜀，汴京近宋，皆不如大名得两河之中。闻余崇义葺理甚有规模，亦可保持。”嗣庆王宗曰：“今弃燕京而去，祖宗山陵尽在北地，若有残坏，公等何面目以辅人子孙？”庆之曰：“太祖葬长白山，今已隔绝，卢龙诸陵若使边镇得人，亦是无患。为人子孙，以不坠宗祀为本，若北兵未尽，燕京必危，血食尚可忧，况陵寝耶？”中书舍人孙大鼎曰：“中京便作不可迁，亦须暂时迁避，以俟敌势衰怯，然后还都。国人多苦热，谓河南暑毒可畏耳。”庆之曰：“极北苦寒，极南苦热，惟河南北得寒热之中，炀王既都燕，以亲王宗室上国人畏暑毒，到二月末，遣归始兴沈州龙漠过夏，至八月回京，自大辩与北兵攻陷上国，二十年来，不往避暑，亦不闻有病热死者。忠烈王既复取河南，欲迁上国人居于梁、宋、齐、鲁，时皆以为不便，及炀王丧还，世宗初立，山东、河南北人，结集起兵，请援南宋，世宗始令上国人，筑土室以居河南北，以河南北人为上国，今七十年矣，亦不闻上国人以河南为不可居者，此小节耳，岂可妨大计？”议论久不

决。五月，葬德宗于福宁陵，虞主返，上迎泣过悲。侍读高宗直曰：“陛下宜少宽圣情，在礼不过始接三举，已至并爵酹四举耳。”上曰：“不然，卿独不见诸公近日议论乎？陵寝宗庙自兹益远。”宗直亦泣下。知永兴军大行台御史大夫邵纂奏曰：“闻崇义奏乞迁都，俟山陵以后，当有定议。今盛暑无几，秋风渐劲，迁国大事敢竟一岁而图之，恐北兵既来，噬脐无及。”十八日虞祭。十九日诏曰：“国有大事，谋贵佥同，我太祖效文王之兴岐，居龙朔以有天下，忠献继周公之卜洛，宅中京以朝诸侯，顷岁多虞，兵灾未已，臣邻思久远之计，国人怀故本之思，合各进言，以图长策。”是日，集议于秘书省，嗣王二人既承诏，皆无语。枢密完颜宗鲁对曰：“盘庚迁亳不可效袭，平王迁洛愈见衰微，我国家以雄强战斗奄有南北，今一旦示弱，远投梁魏，以此御敌，恐其不然。古人有言，我能往，寇亦能往。苏峻之乱，人皆欲迁会稽、豫章，而王导不听，迄能立国百年。今徒见北人有画河之议，欲自燕而南迁，舍河北以厌北人之欲，则河南、山东为国家之久计，臣恐不然。不若以宗庙社稷之重，君臣上下竭力死守京都，以转输中原，使中外犹知我为雄强之国。臣以为，有中京，则有河之南北也；无中京，则河北不可保，河南其能独立乎？”云云。

时枢密乌陵用章以再保京城有功，人多附之，意谓有人则中京不必动。聂希古中不能平曰：“诸君各思为社稷计，勿怀己私，徒口舌之辨。”用章本无他意，直前言曰：“中京当迁，已无可议，今惟议所迁之地可也。”秘书监兼中书舍人俞宪之、著作郎雍迪曰：“枢密之言是也。太原地瘠，浸近北国与西夏，中山犹燕京也，永兴、太原皆不可。惟大名、洛阳、汴京可耳，惟上所择。”参政费钦曰：“汴京为四通八达之冲，梁宋地平，赵氏居之，至宣和而事体可见。然彼所以居者，资给东南六路

漕运。今我何仰？不若洛阳，为天下中，犹有险固可守。”聂希古曰：“洛阳不如永兴，汴京不如洛阳，洛阳诚可都也。但洛阳宫殿废坏，地多荒圯，今若一旦修造，则国力不支，若因仍，则非以为帝王之都。汴都宫阙，自正隆主缮修之后，今犹坚完，气势犹壮，权居之宜，惟汴为可。”侍郎李迪曰：“国初不以河南为要，忠献王、忠烈王常视为去来之物，兼迫近南宋，亦不宜居。”直学士院孙大鼎曰：“太宗平宋，以康王在南，知人心有故国之思，每切虑之，岂是不要耶？今日之事，固已久矣，都知何疑？宋之用事似非有大志。彼方以韩侂胄为戒，谁敢议此？况吾国兵较北兵诚不如，较宋则制之有余力。”聂希古曰：“众议纷纭，各为矛盾，自晨至晡，尚犹未决，惟白上以定都于汴。”众犹以李迪之言为然。翌日，孙大鼎又疏曰：“古今殊时，事势亦异，论事不如论意，知其意则事可知，臣窃惟太宗命忠献王及庄、武二太子之伐宋，初至汴京而回，忠献再往，极其智巧，胁之以威，诱之以术，夕虑朝行，谋终谨始。考其设施，大略有三：汴京既克，不忍肆兵，诱之使至，始行废夺，凡其子弟群从布置耳目，搜录无遗，惧颠木之由蘖，终将为国之害，不思康王在于河北。大军既返，宋号复兴，天时方暑，未可回辙，秋风稍劲，忠献以三千骑由山东以趋淮甸至扬州，随得而复失，续遣四太子越江穷追于海隅，以乘桴而不及，胜败相当，势始可虑，此其一也；宋既有主，兵交未已，汴、洛、陕西是其故墟，忠献惧亟取则百姓难谄于政化，先立张楚，次立刘齐，若果争必取，则复树立靖康君，使其兄弟相为禁持号令，而南自弱谋未尽行。忠烈当国，锐意为取江南之计，归三京以诱其将兵于平地，彼守河则江必虚，彼不守河，则是我尝归之，彼自委弃在遗民当自归曲于其主，此其二也；天会八年冬，诸大臣会于黑龙江之柳林，陈王悟室忧宋氏之再

兴，其臣如张浚、赵鼎则志在复仇，韩世忠、吴玠则习知兵事。既不可以威服，复构怨之已深，势难先屈，欲诱以从，阴纵秦桧以归，一如忠献王之所料。及诛废其喜事贪功之将相，始定南疆北界之区画，然后方成和议，确定誓书，凡山东、淮北之民多流寓于江南，及杜充、张忠彦之家属，悉令发还。盖惧在南或思归南，鼓扇摇惑，易以生隙，务令断绝，始无后患，此其三也。此三者，监密深远，百年赖之，为先朝视河南为度外之去来，岂不厚诬于先忠献王耶？盖不都中京，则故辽之地难定。不深于防卫河南、秦、洛，则河北、陕西之地难保。今中京之规模既安，惟当经画两河，犹不失于曹魏、元魏之时。抑又闻邻于强者难为功，邻于弱者易为力。”聂希古读疏上前，已漏下七刻。上曰：“当如何？”乌陵用章曰：“朝臣谓北兵虽炽，若以战力守中原，则河南北皆为臂指之用，是护胸膈以保心腹，若舍而去之，我往寇亦随至，食疽浸淫，所损愈甚，此一说也。大臣谓兵凶器，战危事，万一失利，社稷可忧，若有不虞，百身莫赎，不如避寇以图万全，亦一说也。二说各有利害，惟圣意决择。”希古正色曰：“今日之议，正要臣等与陛下断决，若用章两可之说，殆未知其意向。昔二太子到汴，不克而归。次年忠献王倾众之南，至中山府，夜召郭药师、耶律乾忠议之，忠献以箸条三策：谓宋帝若率其至要、亲属或走荆襄，渡江南，此上策也；拣汰老弱，收集精兵，委弃罗郭，坚守内城，此可待四方之援兵，此中策也；优游不决，分守大城，斯为下策。必成擒耳！复遣一将屯睢阳以遏东南之援，郭药师曰：‘我在南宋二三年，备见其事，朝臣皆是书生，自分党羽相为好胜，是者未必服非是者，背后窃笑而未必争，彼岂能有意家国？少帝复无英断，惟人言所惑，未必有人，不如姑行。’及克宋，皆如所料，臣尝怜之。不谓大朝今日有此，今

日说迁，明日说守，北兵已来，那时莫遣，宰相不先定策画耳！”因下殿再拜，求罢。上令内侍扶上，用章曰：“圣驾一面迁动，臣等自当死守故京，此何不可？但恐驾到所在，他亦来尔。”希古曰：“臣岂不知之，恨兵弱不贍，使北兵至此，当思万全之策，不可侥幸。”上曰：“卿等且退，朕今夕思之，明日断著处分。”遂退，御膳罢，上诣蓬莱院观音寺烧香，过浮碧池，望池南有二狐相携而行，逐之，各登树而走。内侍言，近日此物甚多，有戏舞于宣华殿阶之上下，上拊髀曰：“变怪如此，不去可乎？”时宫殿多妖异，皆此类。明日以此谕宰执，聂希古就出敕命，乞降诏，令大名余崇义、汴京留守完颜成章、转运向琬，各装备修内合用物色，令河北四路计度车夫人马，上蹙额可许之。

六月，上京路帅臣卢之邵奏言：“北兵昨陷复州，执去同知赵子寅。陷顺州，执督运天使张元应。今二人偶脱得归，已在臣州治，乞赐进止。”聂希古、乌陵用章合奏，令发遣来，欲知彼事，凡四百二人乘驿至，希古奏，先与执政聚问于都堂。二人言，北人自知深入，虽为上国之害，然亦不甚得利，意欲明割疆界，使之据定保守，岁赂几何，庶各得无事。三大王亦不在他意里，但得约定则和，旦夕须有专使者。用章曰：“二公闻得耶？岂他用事人自与说耶？”元应曰：“某在彼稍间散听得人如此说。”翌日，令二人各于河北诸州，权请同知正员俸给，听候迁除。八月二十二日，北国遣东部副大人左尚书地永纥烈，与掌记侍郎完颜天驷来，其国书略曰：“北天国相都大人地永赞，致书于大金丞相左右，立国以信，信生于诚，我黑黔北天帝，受先北天帝遗旨，保佑爱王父子，连年与之出兵，近迹观之，完颜雄所立，大无意势，如灰如槁，不能有国，与之构怨何为？何为？昨者贵朝自完颜大声归后，绝不再遣，欲

说诚实阻隔无由，今宜无警无虞，一切如初，犒劳和好，贵朝自详酌议之，具数见报，别立誓盟，青兕皮千片，黄鬃段千端，马十匹，火浣布百端，为贵朝献，宜白大金皇帝收留。”二使至，遣中书省门下省都检详葛齐年、枢密直学士都士雅馆伴。九月一日，上坐承安殿，召宰执议之，用章、庆之曰：“和可许，不可恃。”希古曰：“然则，今不可却，彼以好意来，但允从之何妨？”张庆之曰：“岂可信？和自许，都自迁，兵备自修。若信其言而和事，事皆废，坐以待毙，此赵家二帝为我擒也。”上曰：“先朝于赵家亦太甚矣。”用章曰：“当兴盛时，宁恤及此？不如此，无以建大业。”

初二日，遣谕北使，颇如所约，止许以前所陷失州郡为界，岁赂牛、马、羊各二万，银绢二十万，仍命大臣聂希古等作书以答北国。其书略曰：“大金国相大臣聂希古等，谨致书于北天帝国相左右，亲仁善邻，国之宝也，圣经所训敢不敬欤？由是贵国因皇天之悔祸，念赤子之流离，远示诲函，许通和好，览所言之来意，敢详酌以陈诚。但自今以前，已陷没之城池，悉归北界，惟见存之州郡皆属本朝，封域如斯，永为定制，子孙相继，久远遵承。仍岁备牛、羊、马匹各二万，银二十万两以供贵国之需，倘沐允从，续当誓约。白玉带一，黄金带二，金花酒器十事，银花器皿百事，绫绮百端，彩绢千匹，用置回筐，宜白北天帝受之。”北使既去，有旨赵子宣、张元应，并召还，子宣除直昭文馆，元应总天驷飞龙十七监。敕已出，权给事中兼知制诰孙大鼎、封还录黄奏言：“多事之世，士无常守，外顺内逆，惟利所在。子宣、元应之归朝廷、以其言遣使，遂以为诚，臣深疑之。自天统之中至今三十年，北兵陷执官吏不知其几多，不知其存亡，传闻戮辱囚苦，皆是求死，独此二人忽然逃归，情态张皇，气貌不改，恐未必非敌之间，古事臣

不必言，谨按国史，天会八年冬，诸大臣虑南宋君臣之克苦于复仇，思有以止之，而势难于自屈。鲁王曰：‘惟遣彼臣先归，因示空胁，而使其臣顺遵之，我佯不从而勉强以听，或可以定。’忠献王曰：‘谁可使者。’忠烈曰：‘惟张孝纯可。’忠献曰：‘我兵初到太原，孝纯见霍安国之使，便来迎降，既得太原，一鼓渡河，取洛阳，围大梁，皆由先取河东。彼处谁不怒之，遣去如何得位得志？此事在我心里三年矣，只有一秦桧可用。桧初来，说赵氏得人心，必将有所推立。说张邦昌不为人悦服，虽立何济？不及半年，其言皆验。我喜其人，置之军中，试之以事，外拒而中委曲顺从，间语以利害，而桧终始言南自南，北自北，因说许某着手时，只依这规模分别，今只用兵，南亦未必终弱，若纵之归国，彼处喜慷慨说事，必是得志，惟此人可济吾事，更须恩结其心。’众皆令解其言，南臣羁旅，秦桧独稳足，一朝资以金宝，驾以海舟，挟孥而去。韩常惧南有疑，而忠献不听，至彼大得权位，而所谋始行。顺昌之战，刘锜欲径进，而召刘锜。商虢之战，岳飞欲径进，而召岳飞。终于杀岳飞、废韩世忠、张浚，贬赵鼎，而南北之势定。可见逃人归国。不可不细查其来历，关系国家不小。”上不从。上与群臣终日议迁都，将启行，北兵闻之，如风雨骤至，统兵追扼岁此行无顾后之忧。昌拜泣恸，上亦挥泪，三卫迫从皆流涕。昌复欲前送，有旨令速回，始辞去，且曰：“事有便宜，许臣自施行，续次以闻。”许之。至赵田河、涿州进顿食，凡二千舆，上令分赐。

二十九日，至易州，一宿遂行，至沧京，中山府守臣郑之绍迎驾。十月五日，幸中山府舍之绍空诸寺观，区处有条至者如归，民亦安堵。是晓，完颜昌奏，北兵将骑，已出入界上，昌一力捍御，行乞早幸大名，庶得中山之民协力拒敌，诏太原

帅臣完颜真，出兵与岚代兵戍飞狐口，防北兵自燕山府间道趋河东也。六日午，驾起中山，日行五十里，至沃州，大名帅臣余崇义，遣其子士表及同知张居来迎驾。将及相台百里，崇义至，拜伏道左，具言借位大臣，使鸾舆至此，死不赎罪，遂幸大名府舍。是夕雨寒，军人争薪草，撤民屋，汹汹喧呼。用章亲至慰抚，余崇义令鞭管事人于铜雀街，计人分给，内外皆定。参政张庆之与直学士院完颜叔靖、直馆昭文馆兼直学士院聂宗明，登铜雀台饮酒赋诗，为御史李彪所弹，各罚金。是夕，除兵部侍郎穆日华知大名府。余崇义（下阙）闻惑思奋起，故兹诏示，想宜知悉。

八日，有旨令张师颜等，分别文籍、书画、图史、彝鼎、古器并如旧制。是日，汴京吏民指所乘车曰：“恰好去九十年，谁知又归在此耶！”其间士民，亦有见上仪从不整，为之泣下者。十一日，锁院聂希古迁太傅魏国公，余崇义迁太保郑国公，乌陵用章迁太尉卫国公，张庆之迁特进濮阳郡公，自余各加恩秩，皆准赦文所降。自驾发燕京至汴，前后诏诰，皆孙大鼎、卢之宪二人为之。是夕，草制罢，共宿玉堂。翌早，举似鸿胪寺雄孝孙戏之曰：“闻说有润笔不罚金者。”

初忠献王粘罕，欲赞太宗都燕京，司天太监郝栻为人明敏，精于天文、地理，忠献王攻伐辽、宋每携以行，前后所言皆验。尝谓燕京土燥山远，水泉不润，但可以为守，难以文治，若调遣兵戈南征北伐，此地可居；如持盈守成，修饬礼文，祸乱必作。又太和末年，有谣言云“易水流，汴水流，百年易过又休休。两家都好住，前后总皆留”，及朝廷将迁，其言悉皆应验。草泽王天复上书言：“帝坐不安，国家当有变更，宜思顺动，庶可无虞。燕京土气耗竭，物极而衰，惟变则通，愿顺天地之心，以延宗社之福。”以此推之，迁都固皆前定耳。